

从当下流行语看我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传播与创新

——基于对2012—2016年年度流行语的考察

黑晓卉 尹洁

[摘要]近年来,当下流行语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其迅猛发展对我国话语传播模式和政策议程设置产生了革命性的挑战,话语体系的传播同样面临考验,主要表现为自由的话语内容需求挑战严谨规范的话语理论、对话表达多元化需求挑战传播方式一元化、个性化的休闲生活挑战庄重正式的话语形象等。进一步增强话语体系传播的有效性,就要实现从传播理念、表达策略、中国化的话语内涵等方面的转变,这是突破当下话语体系面临挑战的新思路。

[关键词]当下流行语;话语体系建设;传播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7)01-0090-06

话语体系是文化价值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最鲜活的联系纽带,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的文化基因密码。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也将话语体系建设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一道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确立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行动指南。^[2]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使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更加深入人心。同时努力做好阐释中国特色的具体工作,致力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当下流行语作为话语体系的载体之一,建构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为我们观察社会变迁和社会舆论的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作为时代的镜子,流行语也反映了民众的利益诉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等建设皆取得了可喜成就,而中国话语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面对话语体系建设、传播与创新的新要求,我们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富有的精神内涵和独特价值阐释清楚,必须运用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本研究选择2012—2016年近5年中的50个年度流行语作为分析样本,梳理当下流行语的总体发展趋势及变化原因,解决我国话语体系面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以期对在话语体系建设、传播与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思考。

一、当下流行语的基本类型与发展趋势

本研究选择的样本主要是由互动百科发布的,既是年度热点又能以记录社会形态的方式反映时代特色的,并得到网民认可产生的年度流行语(见表1)。

作者:黑晓卉,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尹洁,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表1 2012—2016年年度十大流行语示例

年度	流行语示例
2012	正能量;你幸福吗;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白富美;江南 style;躺着也中枪;屌丝;压力山大;中国式;赞
2013	中国梦;光盘;倒逼;逆袭;女汉子;土豪;喜大普奔;微XX;大V;奇葩
2014	依法治国;马航;APEC 蓝;埃博拉病毒;冰桶挑战;监狱风云;克里米亚;《小苹果》;奶茶恋;玉兔号
2015	2022年北京冬奥会;抗战胜利70周年;中美互联网论坛;开普勒452b;屠呦呦;扶老人险;天津爆炸案;第五套人民币;雾霾红色预警信号;全面二孩
2016	洪荒之力;一言不合就xx;蓝瘦香菇;供给侧;小目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套路;葛优躺;工匠精神;吃瓜群众

注:本表年度流行语,基本来自互动百科,在选用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稍微调整。

近5年的流行语,能较为清晰地记录和反映时代发展脉络。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当下流行语的来源及其性质进行了类别划分,总共分为7类,它们分别是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体育和娱乐。其中,经济类流行语是涉及经济领域的各类词语,如“创客”、“第五套人民币”等;而政治类流行语则是反映发生在政治领域及其相关事件的词语,例如“中国梦”、“供给侧”等。虽然最初的应用领域并非政治,却是因为在政治上的“引申义”而为人熟知,这类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些“新常态”;社会类的流行语指涉及社会、民众领域焦点问题的词语。比如“蓝瘦,香菇”、“洪荒之力”等词语,表现了当前民众的生活状态;科技类流行语是指记录发生在科技领域及各相关事件的词语,如“屠呦呦”、“开普勒452b”;文化类流行语是与文化、教育相关的词语,如“正能量”、“大V”;对于体育类流行语的界定,主要指体育赛事及与体育界相关的词语,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娱乐类流行语是指与网络新媒体、娱乐界、影视文学界相关的话语,如“吃瓜群众”、“小目标”。

从2012年到2016年,流行语表现出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浅白到深刻的动态话语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流行语的内容选择走向自由化

在近5年的流行语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社会类流行语(22个)和娱乐类流行语(18个)。相较而言,经济类(2个)和体育类流行语(1个)过少。由此可见,各类流行语的数量反映了时代发展走向和民众关注热点。相对于严肃刻板的话语表达,当下民众更倾向于抽象理论的生活化、通俗化,话语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问题,创新中国故事,让民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同时,尽管政治类流行语没有取得数量优势,但政治决策所具有的影响力亦能清晰地反映在社会类和娱乐类流行语中,如“中美互联网论坛”、“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面二孩”等,只是政治因素以更间接的形式潜于流行语之中。值得一提的是,2014—2015两年间的政治类流行语特别多,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些“新常态”,显现了民众不再把国家大事当作讳莫如深的话题,而是以主人翁的意识在尝试性的参与、建言献策,这样的政治“新常态”值得我们点赞以及不断推进。

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网络与现实交互的加深和普通民众话语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比如2016年入选的十大流行语中,除了“供给

侧”、“工匠精神”外,其他8条均来自于网络或由网络赋予了新的涵义,折射出“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改变。这说明网络已经影响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甚至能发现语言文字正在从精英创造时代进入大众智慧时代。

(二)“正能量”流行语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

根据流行语所指事件或现象的属性来看,又可将其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类。正面流行语传达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如“屠呦呦”、“中国梦”、“工匠精神”等。负面流行语传达了消极信息,甚至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如“监狱风云”、“埃博拉病毒”等。而所谓的中性流行语,是因为其所描述的事件或现象较为客观,如“中美互联网论坛”、“江南 style”等。从数据可以看出,近5年的流行语中,负面流行语有13个,中性流行语有17个,正面流行语有20个。总体来看,正面流行语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这正是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倡廉、心系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国家政策及方针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更加关注、更加有信心。但也不可否认,负面流行语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但仍然存在。类似于“蓝瘦,香菇”这样带着调侃语气的消极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烈竞争环境下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压力,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弥合时间、空间和感情的隔断,宣泄情绪,协调关系,弱化冲突。同时也反映出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对于金钱、消费、成功的显性追逐,人们的欲望通过话语集结、洗练,最终成为一个个关键词进行表达。总之,各类流行语都是民众情绪的真实写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动力和目标。

(三)流行语的发布主体转向多元化

2016年7月,《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清晰地传达出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3]这一庞大的数字从一个层面上显示了流

行语的受众群体。在自媒体时代,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冲击着主流媒体的声音,人们不再习惯由一个被统一了的声音来告知对错,而是主动从各个渠道获取资讯,对事物做出判断。话语发布的主体也从“点到面”转换成“点到点”的对等传播,人人既是话语的发布者,又是话语的接收者,语言环境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当以用户关系为基础的信息交流平台出现时,不仅扩大了用户的交际圈,还突显了交流的实时性优势。流行语逐渐趋于互联网化,网络特色十分明显,加之网络的群体压力,网络话语出现“病毒式”传播现象。从表1可以看出,近几年的流行语中,将近1/3的传播内容来自网络,源于网民的创造,或先在网络流行后被社会广泛关注。这种现象表明自媒体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语言智慧的平台,使“语言创新、创造”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群体的专利,可以说自媒体让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民发布”的时代,集中了民间的语言智慧,也进一步丰富了话语宝库。

(四)流行语的风格态度趋于大众化

流行语在很大程度上精准概括事物特点,通过流行语,一方面可以发现当代社会的不足,找出问题所在,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挖掘到社会的正能量,从而作为范例传播宣传。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群体的关注,分析关注群体找到他们的诉求,是理解民众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近5年流行语的分布统计可以看出,传统语言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变为与大众相关的细枝末节,流行语的风格态度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平民化特征明显。比如“蓝瘦,香菇”、“洪荒之力”、“小目标”、“葛优躺”、“吃瓜群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等,都反映了平民的生活、情感、心理状况、处世态度等。这些流行语涉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形成的自嘲群体,体现出在物质与精神素养之间出现了价值观的缺失与迷茫,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极度渴求,又迫于个体生存之无奈现状。它以碎片化的语言展现大众对社会现象、生活状态的见解,又凭借嬉闹的文字游戏实现话语表达,处处透露出真实的

生活体验和真挚情感,容易引起共鸣。

二、流行语影响下我国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

作为信息时代产生的一个全新的集利益诉求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社会舆论呈现、信息消费方式变迁于一体的流行话语,它展现了强大的信息场域。当前我国话语体系传播方式的很多理念和方式尚未转变,不能很好地适应话语受众者,凸显了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 自由的话语内容需求挑战严谨规范的话语理论

当下流行语备受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欢迎,其重要原因在于话语主题内容的自由活泼,脱离了传统的刻板说教。传统灌输式的话语使得“说话人”与“听话人”在交流中产生隔阂,使阐述、倾听和吸收等一系列环节无法有效进行。新媒体的诞生为解决此类难题提供了一种手段,而当前网络语境下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如何在扩大网络话语传播受众范围的同时减慢话语转化的速度。大众的言论得以自由,话语权也得到提升,难免会造成色情、虚假诈骗等不良信息出现,它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的思维、实践和交往方式等。失范的话语会损害语言生态,从而彻底瓦解正常的语言生态系统。同时,话语传播环境过于宽松和自由,话语传播环境仍难以真正规范化,造成了话语空间的混乱和无序。此外,当下流行话语的自由化还表现在部分民众在网络上肆意宣泄因生活或工作上的失意所造成的自我不满情绪,甚至攻击正面的积极言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类民众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传递出来的正能量,对话语体系的建构形成了威胁。因此,我国的话语体系工作面临着如何在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话语鲜活化的问题。

(二) 对话表达多元化需求挑战传播方式一元化

传统的话语传播基本是以“我说你听”、

“你传达我接受”的单向式完成信息传递。以报纸、宣传栏、报刊、广播等为载体的传统宣传媒介,以“独白式”的权威性话语传递为要义,一般都是从官方舆论场向民间舆论场自上而下的顺向传播,强调客体的一味接受,这种宣传模式追求话语传播的效率,却忽视了话语传播的意义。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崛起,民众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转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各项事务的交流与探讨中。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信息传播路径实现了舆论自下而上式的传播。民众的表达需求也因网络平台的搭建实现了多元化,如建构“粉丝”关系、设计转发评论等功能、无局限的时空概念等。这种多元复杂的传播路径与方式,一方面实现了人们多元对话的表达需求,另一方面却容易造成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空间制造各种话题事件,使各领域、各层次和各方面的不良问题频发,这都将不断地蚕食、吞噬着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细胞,影响社会舆论。^[4]因此,我国应如何以“多元对话”模式的优势创新话语体系的传播方式,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 个性化的休闲生活挑战庄重正式的话语形象

话语是传情达意的方式之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将因此得到体现。若将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必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置身于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无暇阅读长篇大论,多偏爱碎片化信息。而专注于专业性话语表达的群体也逐渐缩小。在调研流行语发展趋势时也不难发现:当下流行语生活化和休闲化的个性形象正是其受到广大粉丝们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话语表达方式所富有的生活化色彩更加浓郁,如“扣扣子”、“抓辫子”、“打老虎拍苍蝇抓狐狸”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表述。^[5]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尔指出:“意识形态的提供者依赖于文化,因为只有思想观点以巨大的影响力和重复性在社会上流传时,意识形态才有效,这是一个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的过程。”^{[6](pp.154-155)}若要将形塑传统话

语体系看成是“穿西装打领带”,那么其在当下则摇身一变,成为“穿休闲装、运动鞋”的生活化形象。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消费偏向于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反理性和反权威,注重个性的张扬。因此,庄重正式的形象很难适应当前民众的审美观和消费观。

三、流行语影响下话语体系的传播与创新

面对我国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需要正确认识当前民众思想的接受特点,进一步转变话语的传播理念、创新表达策略、规范话语内涵,以期应对挑战、化解冲击、减少碰撞。

(一)转变传播理念,提升网络话语影响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历届领导人着重强调的话题之一,2014年习近平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强建设文化国际传播这一对外话语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媒体的切实作用,努力提升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7]传统话语在新媒体时代受到很大挑战,话语传播需要构建新的正能量的网络话语体系以适应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我国话语影响力。一是要实现话语从理论到生活的转变和融合。在新媒体催生的这一特殊语境下,要针对性借助微信、微博和社区论坛等网络平台,及时并科学有效地为民众答疑解惑,试图拉近流行话语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引起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增强话语的说服力与感染力。^[8]二是实现话语形态从“一元独白”到“多元对话”的转化。随着网络信息化的空前繁荣,网民获得了极大的言论自由,这对群体文化的一致性、固定性和规范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民开始由以往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体发言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能够自愿真实地表达合理利益诉求。由此,在当前信息网络时代,就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科学处理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关系,对于因网络信息空间

而得以产生的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真实表达个人合理意愿以及自下而上反映现实问题等权利应给予充分尊重,在线上线下的平等互动中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正能量。三是实现流行话语从“教化”到“文化”转变。对于网络媒体和各类手机APP等新型的文化体现形式,我们应正确看待,并及时把握网络话语的全新规律和特点,以文化传播的精神和开放活泼的心态来破解当前话语体系的迷局和难题,致力于打造全新的网络文化。

(二)创新表达策略,增强话语生机与活力

话语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载体是表达,而建构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完善这一载体。若想将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更好地传递给每一位读者和听众,不仅需要多样化的传播渠道,还必须具备有效的话语表达策略,而这都将建立在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之上。一是要积极运用网络新媒体,形成资源共享、立体化传播、多位一体的表达模式。我国话语体系的建立要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依托,积极创新传播途径,从“草根阶层”入手,拓展传播渠道,譬如多语种网站、网络电台和电视台、手机广播电视以及APP新闻终端等都是当下的不二选择,这些都有助于有特色的视听互动、资源共享、形态融合和语种集合等的形成。二是要加大传播渠道建设力度,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用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问题,创新中国故事的网络话语表述,让民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从而增强网络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三是要拓宽网络发声渠道,引领话语风尚。首先,要能从网络语言中分析出其所隐含的社会问题和大众心理,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指导;其次,要能正确分辨网络语言的好坏,大胆运用健康积极性的言词,尽量消除低俗消极的语言;再次,可通过政府、媒体和民间机构等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形成整体效应,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三)规范中国化的话语内涵,增进话语说服力

在中国语境下推进话语体系建构,首先要做的就是构建中国化的话语内涵,因为这不仅

能解决问题、消除误区、整合认识,更重要的是这正是增强话语体系说服力的关键。一方面,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以“信息需求”完成“中国价值”的阐释。无论是立足于本国国情还是放眼世界,都要坚持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习近平、李克强等在各种场合的发言皆时刻强调用“大同世界”阐释全球观、“和而不同”阐释和谐观以及“以人为本”表达政策观,这些都是用具有“中国色彩”的语言来表述中国,也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范本。^[9]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以效果为导向的传播意识和话语体系,将讲道理与说故事相结合。这样既能准确地传达说话者的立场和观点,又能产生潜移默化的说服力。因为我们话语表达的目的是让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观点,并让他们相信这种观念和行动的正确性。要学会将中国故事世界化、世界故事中国化;将说故事与讲道理相联系,而不是强势推销;要以灵活生动的表述取代刻板的说教。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使话语传播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结 语

话语体系,是传播思想的载体,教化人心的工具。谁能运用自身的话语体系引领社会潮流、把握舆论导向,谁就能网聚人心、占领主阵地。当下流行语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映射当

下现代文明的各类现状,逐渐建构起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在话语霸权、话语多元及新媒体等多方面的冲击下,我国话语体系在流行语的影响下开始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在新一轮的体系建设中对持续发生着的流行话语发展趋势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加强分析研究,而如何避免流行语的负面效应和非理性的信息覆盖,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4.
- [2]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N].人民日报,2016-05-18.
- [3]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7月)[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zbg/hlwtjbg/201608/P020160803367337470363.pdf.
- [4]李建斌,杜和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思路探析[J].北京教育 德育,2014,(9).
- [5]黄妮.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发展特点[J].社会科学家,2015,(12).
- [6][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提高软实力 实现中国梦[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1-01.
- [8]汪馨兰.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转型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2).
- [9]孟威.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N].光明日报,2014-09-24.

责任编辑:图 图

the evolving institutions for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reform of ownership institution, especially that in Beijing, the paper empirically discusses two villages within the Beijing city in terms of the experience and proxies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ofit distribution in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refo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ch a kind of collective economy. (Guan Yue-jie, Shi Gao-kang, Zhang Ying-hong, Duan Shu-gui and Zhu Chang-jiang)

On the Researches into the Innovative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Non-public enterprises are one of the crucial pa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le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work at present. To incorporate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into the building of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not only further expands the positioning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but sets new demand on the construction in these enterprises in the new age. It is attainable to bring about Party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in non-public enterprises, inspire enterprises to assum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facilit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return by the means of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bring into play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assessment. (Dang Qi-min)

From "Usufruct" to "Workers' Individual Ownership": On the Ownership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by the Whole People in an Internet-of-Things Age: The paper lays out a discussion over relev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Xi Jinping's statement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s a major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well as theories of the production mode in an Internet-of-Things age. In parallel with the construction from "makers" to "comprehensively developed individual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usufruct" to "workers' individual ownership" demonstrates the ownership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by the whole people in an Internet-of-Things age, with which the strateg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related. Sharing production means is the materialistic basis for co-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the ongoing mixed ownership reform shall include this phenomenon. Unlike the dominance of "ownership" over "right to use" and the trend of centralized production mode, the emerging means of production in an Internet-of-Things age (maker, 3D printing, and etc.) exhibits a new trend for decentraliz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evant to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ownership featured by decentralized means of production, weakened dominance of "ownership" over "right to use". The high connectivity of the Internet-of-things helps to "widely accumulate mass wisdom", weaken the dominance of "ownership" over "right to use", facilitate workers' obtaining production means through its decentralization, and inspires public power.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ductivity liber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helpful in stimulating the migration of production means to "workers'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promoting the ownership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by the whole people. Thoroughly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s statement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carries a profoundly theoretic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this sense. (Liu Fang-xi)

The Intrinsic Characters and Truth of Marxism: To develop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objective demand for its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 demonstration of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and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measuring ou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3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require not only theoretical illust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u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ies. A clear study of intrinsic nature of Marxism serves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the new-century Marxism. Instead of spending too much on trivial details, we shall clarify its intrinsicall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ssentiality and truth,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Zhou Shu-jun)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nnovating Academic Researching and Publicity: In new historical phase, it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mission and epochal project for domestic scholar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construct a contemporary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mission caters to the need for propell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reinforcing our national soft powers. It functions as a crucial approaches of actively responding and accommodating to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discourse system, and fighting against various ideological cultures on the premise of inheriting and deepening the leadership and discourse of Marxist ideology. Also, it provides theoretic support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constantly reinforcing the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pathw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ie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 Therefore, in wake of global trend, times spirit, and innov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ity,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reinforce reform on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ums up their historical illumination via a review of the course of Chinese discourse encountering western counterparts and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unitary and diversified discourse system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on how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an attempt to inspire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deeper thoughts on the major theoretic and realistic issue of revitalizing Chinese culture and reshaping values. (Xin Ping and Yu Zhi-hui)

On the Co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omestic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Catchwords: A Study of the Yearly Catchwords Between 2012 and 2016: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tchwords a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ultures, have imposed revolutionary challenges to domestic discourse spreading and agenda for related policies. The communic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is similarly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The requirement of liberal and lively discourse challenges the political supply of strict and standardized contents, the expressive demand for multilateral conversation defies monologue broadcasting, and that for leisured personality betrays formal and solemn figures. Reinforcing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shall rely on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expression strategies and Sinicized contents. It is sure to be a new outline for conquering the challenges. (Hei Xiao-hui and Yin Ji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Historical Misrepresentation or a Choice out of History: 2017 witnesses the Centen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volution. Admittedly, its victory was to a great extent by chance. However, against its background of conflict-troubled monopoly capitalism, the revolution was the product of numerous proxies, and inevitably broke out in Russia as the country had become the weaknes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By this time, if a revolutionary party were equipped with clear-cut strategies and principles of Marxism, it could be of great probability that the party would lead people to overthrow the obsolete authority and found a new proletarian government. Fundament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ies in exploration on a new non-capitalist pathway to modernization. The exploration was a prolonged and tough process which is still on-going. In this sense, the socialist pathw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uccessive undertaking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ence, its victory could never be a historical misrepresentation but a choice out of history. (Zhou Shang-wen)

(翻译:张剑锋)